

# Wengxue Wenxue

1937.1.10.

關於生活和鬥爭的話.....	巴比塞 (有作譯)
綏遠傷兵醫院(報告文學).....	李文
牛.....	斯東
大刑.....	白路
英雄的日記.....	甘木
紀念瑪克沁·高爾基.....	莫洛托夫 (吳石譯)
監獄(詩).....	童勃洛斯基 (子曼譯)
女禍.....	理汶



第一卷 第一期

中央大學文藝研究會出版

# 文藝學

# 生活文學 創刊號

## 目 錄

關於生活和鬥爭的話(巴比塞著) .....	有作譯
創作自由(短論) .....	羅 高
綏遠傷兵醫院(報告文學) .....	李 文
創 牛 .....	斯 東
作 大刑 .....	白 路
英雄的日記 .....	甘 木
紀念瑪克沁·高爾基(莫洛托夫講) .....	吳石譯
我所見到的魯迅 .....	郭 光
詩 監獄(童勃洛斯基作) .....	子 曼 譯
選 拉脫維亞民歌(李培克斯作) .....	子 曼 譯
狼 .....	立 煦
女禍章 .....	理 汶
憶 .....	立 煦
編後 .....	編 者

## 關於生活和鬥爭的話

巴比塞著  
有作譯

這篇文章是巴比塞給作家伊斯古爾散文集法譯本所做的序，原作法文，我是根據 Internacia Literatura 上的譯文譯的。

巴比塞是個保衛文化與和平的正義的戰士，在這篇短短的序文裏也表現了他的積極的精神與可驚的卓識。他明白說出：要實現理想的將來，是必須在現在經過一番艱苦的人間掙扎的。——他所用以讚美伊斯古爾的話，也可以用來讚美他自己。

——譯者——

人類中存在着異樣的疇類。那疇類的人是特殊的，甚且帶有點神祕的意味。他們不看重私自的事，不看重私自的快樂與歡欣，他們指向於認識將來，關切的去分解旁人底憂慮，單單僅是希望每個人在將來能幸福。

在這一疇類裏的特殊的人是絕對的統治了且克服了自己私人底「小我」，可稱做宣教者。假使你高興，你可以把他們分做三類：第一類是雲霧一般模糊的只會漫唱低吟的詩人，那，無論誰（詩人們自己也不除外）都不能了解他們的模糊的內容，這類的宣教者，再具有怎樣的熱情，但什麼也沒有用，他們只是欺騙羣衆罷了。這一類的詩人，在生活中沒有理性的基礎，必然要陷入厭世主義的深淵，浸沉在失望裏。

第二類是理論家們，他們向我們指出生活的途徑，清楚得就像建築家底圖案一樣。他們所提示給我們的，正如 A 加 B 的公式，只是一種走到完美秩序去的實踐方法。但是，這種戰士常用乾燥無味的，抽象的文章對我們講，這還是不適於生活，且沒有配合生活的未來性質。即使他們是正確的，但他們熱誠努力的最後結果是空虛的，無收穫的，因為他們不能激動那藏於人類心靈深處的強毅的活動力。

最後，第三類同時總合了前二者的優點，這一類裏包括『以生活之名』的著者——伊斯古爾，一位作家。他是詩人，同時又是理論家，他用和諧的，動情而且輝煌的文字對我們講，他在我們前面昂然前進，儼然和詩人一樣，他吸引我們，又恍如一個朋友。但是，一種十分堅強而能清晰破開一樣地維繫了他散在我們前面不同的浮雕，而最後你會得到完美清晰的貫通着和數學一樣正確的小路與大道的原理，在那上面你可以毫不遲疑的和作者前進。傾聽他



A 959389

在他那詩人氣質的閱歷裏所表現出的偉大原理，誰要是把握到他的精華，那會變成每個被壓迫者與被榨取者的信念。

這一原理，我們可以把它公式化成下面的法則：

在現本主義制度必然的要走向死滅之途，各式各樣的宗教及其現象，奴役制度，也必然的手攙着手兒走向死滅之途去；當生活——不是在神祕方式或幻想世界中生活，而是在地球上實際生活中生活——成了人們的定數，毋庸置疑，在不遠的將來，科學會漸漸遠離，甚至克服自然的死。

但是，爲着這種理想的實現。正如每種其他的理想一樣，會是在自由與和諧的界域內繼續努力的結果，這樣，每個人當前的任務就是強化社會解放運動，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走革命的路，只有全世界的革命，才能打破並消滅那幾乎犧牲人類每種力量的奴役制度；只有全世界的革命，才能給人類以變革自身力量的可能性。人們只要把服從或屈服於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殘暴的剝削及那更可恥的工作的壓榨解脫，當這條路被現代工人羣衆的強毅力量所打開並清除時，其他的路也都開了。

這就是我們在『以生活之名』裏所傾聽到的，關於生活和鬥爭的話。那是用千百個深刻思想之色調與動情的和諧吸引我們的。

## 創作自由(短論)

羅·高

幾年前，魯迅先生爲了「文藝自由論」和蘇汶（即杜衡）施蛰存等打了很長的一場筆墨官司，結果「第三種人」被魯迅先生的筆掃得消聲滅跡。幾年後的現在，茅盾先生等却又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前後矛盾，前後的意見衝突似的；於是有一些黨筆文人，就執着此點，大肆攻擊，言之鑿鑿有據，把一部份讀者也鬧得糊里糊塗，如墮入五里霧中，不知何所適從。

其實幾年前的「文藝自由論」與現在所提出的「創作自由」根本是兩回事，自由雖一也，而立場則不同焉。幾年前，我們這個文壇上出現所謂「第三種人」者大倡「文藝自由」之說。他們的意見以爲文學自是文學，則文藝作者自可任其自由，於是風花雪月，自可照寫無

妨，只要福至心靈，管他是否發自現實。最主要他們以為意志是絕對自由的，表現意志的文藝當然可以自由了：由是文藝作家可以日盡萬言，坐收稿費，書舖中也可以堆滿了新文藝書籍，這些表現自由意志的東西，讀者是否看得懂，看過後可有什麼用處，反正管不了那許多。我們的魯迅先生，那裏能夠看得過眼，於是舉起「投鎗」，和那些第三種人搏鬥。好在讀者雖能蒙蔽於一時，決不能永久被奸人迷混。打到終了，自然是體虛氣怯的人抱頭鼠竄而遁，而正確的理论建立了。

然而現在是一九三七年了，這種錯誤的傾向固然未見得完全肅清，但在許多前進作家的圍剿和廣大的讀者羣的需求中，他們即使還潛匿着，也不敢明目張胆的露出嘴臉。而且，經過幾個月的討論，文藝界的大目標業已確定。無論是「國防文學」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解釋者已將這兩個口號的內容解釋得一致了）。它的目標却是一致：反帝，反封建，尤其是抗×反漢奸）。這個目標通過了每一個漢奸以外的中華民國的國民，他們都很樂意的接受了。在這個反帝反封建的總目標之下，文藝創作者無論選擇各種各類的題材都是直接間接與總目標有關聯的。同時，也因為文藝創作者們選擇各種各類的題材，而後才能完成我們應盡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因為只有作家從各方面發掘，暴露帝國主義者，封建殘餘的猙獰面目以及走狗漢奸們各種陰謀醜態之後，才能喚醒民眾的自覺意識而領導他們走上救亡圖存的路。

所以，在「國防文學」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總目標之下，應該容許文藝創作者有絕對選擇題材的自由，和寫作的自由（因為現在作家還沒有創作他所要創作的自由）。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建設起「國防文學」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而真正的達到反帝反封建打倒漢奸的目的。我們知道，文藝工作者不只是一要暴露現實中的現象，而是要啓示現實的本質的，惟有給作家以「創作自由」，才能促進，推動作者從暴露現實的現象進到啓示現實的本質。

我們所要建設的「國防文學」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不是一概的抹殺，而是多樣的統一，我們現在所倡導的「創作自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總目標做前提的，惟有這樣，才能擴展創作的領域，把千萬顆子彈打在一個靶子上。

我們要爭取「創作自由」！

## 綏遠傷兵醫院 (報告文學)

李 文

北方人總生成一副平板的臉，眼睛跟鼻子和鼻子跟嘴吧，距離大體都差不多似地，那種生硬而平直的表情，看去像木板，但有充溢着的正直誠篤之感。說起話來，也是那樣三字兩字地平直——是綏遠的口北藍青官腔啦。

『給養太不夠了，天氣又冷；咱們兒兄弟受了傷沒人醫治就得凍死。』

另一個軍需搖着他底袋腦：

『諸位，打幾千里遠道兒來看望，我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感激。』

×                      ×                      ×                      ×

傳達像棍棒一樣跑進來，遞過一張名片：

綏遠省會天主教 × × × × 雷××司鐸
--------------------------

『司鐸也來了，真了不起。啊啊，慰勞兄弟的人真多。』

很忙的樣子，手和腳，慌亂地動着。

『雷司鐸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祖籍是意~~~~意國人。對於敵軍很熱心的。』

那樣粉紅的白種人臉子裝點在黑布馬褂藍長衫的中國服裝上，有些不安舒感覺似地。生得又胖，將馬褂之類像吹滿了海風的帆篷一樣急繃着，也就失去了東方士人裝束的典雅之風，石像似站立着。

用那樣急促，開頭總有些含糊不清的官話嘮叨着：

『……是□□大學的學生嗎？很好，很好。我們也是來，慰勞的。我們，教會裏的神甫，嘔，神甫，也在前邊兒服務，大家幫幫忙。』

『雷司鐸在中國三十年了，三十年了。』像一個醫師助手一樣站立在一旁的中國神甫急促地說明着。

×                      ×                      ×                      ×

悄悄地，像貓走着路，一團人在病室裏慰問着。

『這裏是南京□□大學的同胞，特地打幾千里路跑來看兄弟底病。』像想起了一些事似

地，這個兵士又接下去：『還有雷神甫，特地來慰問。』

像是住家用的破舊的屋子，四面開着雕花的窗洞，讓陽光照進來。兵士們睡在木板擱起來的舖子上，一張接着一張緊緊擠着。有一種藥水的氣息混和在空氣裏。

這裏安放的是輕傷的兵士，新近在紅格爾圖經過笨重的卡車和火車運送到省會來，就勉強這樣安置下了。

神甫把頭垂在一個吊着手臂的兵士胸上，殷切地問訊着。過一刻又輕輕地移近後邊的舖子，和斷了腿的一個士兵談話。

『槍彈打這兒進去的？不！啊，這兒。』他吸了口氣：『不久就要好的，好得快。現在痛不痛？好的，好的。安心休息休息。』那樣地。

對於遠地來的同胞，兵士們睜大着那疲乏的眼睛打量着。

左邊一個滿臉包裹着綳布的兵士問：

『是從×京來的嗎？跑這樣遠的路啊。』

『因為你們這次開火是偉大的值得佩服的事情。』一個同學這樣說：『怎樣受傷的呢？這位兄弟？』

『問我？咱們兒都吃苦不小，鬼子飛機炸死了人夥兒不知多少兄弟。我是被大刀砍傷的。』

『那一定是很激烈的肉搏了。你們很了不起。真的，我們大學生全不如你兄弟。』感動的樣子。

『我們為什麼不用高射砲和飛機去抵抗他們呢？』一個同學問。

『咱們中國沒有飛機的，只能用土砲轟，也轟它烏不了！』

旁邊一個好精神的兄弟也湊搭上來：『我們步兵衝鋒最吃虧，打在前面，掛彩也多。媽的雄不是內戰老子才心願吃這苦頭！』

『對了，咱們中國人再也不打中國人了，就不會亡國。』另一個兵士說。

『哎呀……』從屋角裏發出這樣深長的像絞着喉嚨一樣的嘆息。

× × × ×

『諸位戰士，你們抗戰的熱血已經引起了全國四萬萬人底熱烈的援助了，因為這次的戰爭是救亡的戰爭，我們中國人再也不打自夥兒家裏人了，剛才那位戰士說得對。我們從此建

築起抵抗敵人的長城來。一步也不讓鬼子進我們底家鄉……」

『爲什麼總是「戰士」，「戰士」地，大學生底高等腔調呢？』一個同學說着。

『對，我們不要這樣公式地演講下去，爲什麼不多和他們談談呢？』

那樣地商量着的時候，大家已經一個個分散在兵士們底臥榻前面，殷勤地談着，聽着，問着。

× × × ×

在另一間病室，北地的陽光照在煙氣騰騰的屋子裏，火爐裏沁出一陣陣的煤氣，向每一個角落散播着。

『痛！哎痛。老哥，不行，這樣不行！』

一個便服的中年人慌亂地托起傷兵底背脊來，給他安置一塊藥布。

『哎，我底天老爺！』那樣舒着氣臥下去。

於是傳達下士又站在門帘邊背書似地唸起來了：『×京××大學……』

『這些看護是那裏找來的？好像不大懂。』

『老實說；他們是老百姓。』下士打報告一樣。

『就沒有知道看護的人材嗎？』

『先生；貴得很。本地沒有這班人，只好請老百姓來當差。』

是這樣的一回事！

學過「看護」的女同學們潯在傷兵們底榻前邊。

像猜疑和陌生的男子底眼光這樣看着的傷兵。

『你兄弟是飛機傷的了？』

『噯。』

『那末你呢？』

『炸彈丟下來掛彩的。』

左邊有一位同學問着另一個兵士：『你傷了臂膀——是子彈打的嗎？』

『紅格爾圖掛彩的。』

『是，我知道。我問你怎樣掛彩的？』用生硬的語氣「掛彩」那們說着。

『他媽的生烏蛋，一丟炸在壕裏，我一下子就被打跌了。』



『怕飛機嗎？』

『我們用步鎗打他鳥。』他接下去：『咱們一排兄弟都他媽幾個鳥蛋掛了彩，兄弟們見了鳥就打步鎗。他媽飛機多利害，步槍打牠有鳥用！老子不怕鳥生蛋，老子步槍打不中，老子就生氣。』

都是一些讓飛機炸傷了的兄弟們。他們沒有一尊高射砲。

——我們爲什麼不運高射砲和飛機到前線來呢？

× × × × × ×

『咱們兒兄弟是不怕×××底飛機的。牠越狠，咱們老總越氣。』

這是一個精神很好的兵士，傷得很輕，在病室裏像囚籠中的豹子一樣跑着，看到慰勞的人一些沒有陌生氣：

『你說得不錯，咱們兄弟是步兵，步兵打仗要衝鋒，拿着刺刀向前趕，像狼，怕不得死。咱們家裏沒牽累，就拚這條命。要拚命，這回可不是小玩意兒，打得了手，好，不得手，咱們大夥兒亡國。』

一個同學：『對了，你們都很了不起。你們兄弟掛了彩，是爲了殺東洋鬼子強盜。掛彩的兄弟都是不怕死的，才受傷。所以你們值得我們佩服。總有一天我們學生要跟你們大夥兒一起去殺鬼子，到一個壕溝裏去拚命。』

那個兵士睜大了眼睛。

『是的，是的。我們學生現在都學打仗，學開砲造飛機。我們這裏的女同學都學過怎樣服侍兄弟。但是你們都沒有看護。我們應當合作起來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是中國人都應當一塊兒殺敵人。』

『你們人多着嗎？』

『怎麼？那當然。中國人儘多着，好幾萬萬都受着××欺侮。』

『原是的，我早就說了，我傷好了到媽的前線砍大刀去你看。』

用光亮的眼睛望着他底兄弟們，誇耀着比起手勢來。

『我佩服他們！』像蚊子叫一樣低低地，一個同學向着自己心口說。

× × × ×

有幾個傷兵，是爲了自己底苦痛還是爲了我們親密的談話呢？那樣悄悄讓鹹味的淚爬到

唇邊。

『想家了嗎？』

『還想家呢，這閑空。』

『那裏又痛起來了？』

『我老總想人，想起丟了命的老朋友，你先生不知道的。』

『我們也是一樣難過的。死一個殺敵人的同胞就少一枝力量。』

另一個老總拉着我底衣裳：『你先生要回去告訴你底朋友兄弟一夥兒，咱們在拚命，哎呀，我不過掛了彩，算不得什麼。好一些還得去開火，打他媽的鳥。咱們娘老子打死也不讓它佔據溝！』

『叫他去~~~~~告訴什麼人』另一個傷了額角有些昏睡樣兒的士兵，睡在陰暗的角落裏。從他額面上，有刺目的殷紅的血透出來。

『告訴嗎？哎呀！我也不清楚。』放鬆了我底衣裳，他天真地：『大約是打幾千里路外的先生們吧？』

『唉，我知道，就是捐錢的……那些先生們……』他底慘痛的呻吟刺着我底心。

那邊，神甫低低地唸着『……阿們！』

× × × ×

『我們掛了彩藥都沒有好的。』

『老子就忍死不怕痛，只想起了李金標就冒火，這小仔死得好慘！』

現在他們跟兄弟一樣和我們談話了。

『你們先生都也是好人。』那樣呻吟着。

『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一個同學。

我們望着那一羣疲乏，興奮，圈着紅框的眼睛的人們。

『你們要好好的養息養息。』神甫悄悄地說着純熟的中國話。

『我們去告訴後方的人，你們沒有看護和藥品。』

『我們要有一天也來和你們一道兒去殺鬼子。』

『我們不回去了。』有些同學這樣想。

在一隻角隅裏，同學拿着紙筆在請一個兵士寫什麼東西。

他是這樣寫的：『寧作戰死鬼，不做亡國奴』下面是『李澄山』，名字。

× × × ×

戰鬥又走在綏遠冰結着的街道上了。風吹在臉上，像是釘刺。

『在想些什麼？』我問小王。

『我覺得受了一些新的教育，大學裏沒有的。』

——要常常受這樣的的教育就好了。這樣地想着。

街是寧靜的，一些人，來來往往，臉子平得像塊板。還有蒙古人，批着油污的皮統子，那樣熊一樣蹣跚地走着，搖擺着。

那兒，又是一間高大的門堂，用白紙條貼着：『後方第二臨時醫院』。

這裏現在還空着，然而馬上，是馬上，從百靈廟三百個殘痛病廢的兄弟們就要把它佔滿。

我心裏還響着那樣的話句：

『咱們娘老子打死也不讓她佔壞溝！』

## 狼

可立煦

我們的敵人是隻野狼，  
讓它一尺，它就進一丈，  
你退到屋裏，它爬上牆，  
你鑽進被窩，它跑進房。

× × × ×

吃盡你的食物，你的妻子，  
結果還要將你活活咬死，  
它的心是不會感到滿足。  
除非我們馴服地做奴隸。

× × × ×

它的厲害不過是虛張聲勢，  
沒自信的人嚇得顫顫兢兢，  
若是大家具有抵抗的決心，  
它也不得不拖着尾巴逃命。

× × × ×

我們要生存，我們要抵抗，  
必先揮發偉大的羣衆力量，  
大家努力，大家團結！

驅逐狡猾殘忍的野狼，  
它的大嘴巴會吞沒了我們，  
它的利爪會撕破同胞的胸膛，

× × × ×

它一日不離我們的領土，  
我們總沒有安穩的福享，  
熱淚已滿含在大家眼眶，  
熱情已燒焦了大家心臟，  
讓趕狼的呼聲，在中國，  
激起壯烈的聲響！

一九三七，一，三，改作。

## 牛

斯 東

伏天的太陽，把空氣燃燒得如蒸籠，把碧綠的禾烘成焦黃。

天天盼望下雨，總是沒有雨。

烏沈沈的雲却是常有，不過隨着一陣狂風便消失了。

農夫們不斷的祈禱着菩薩，菩薩不斷地被抬出來晒太陽，可是仍舊沒有一絲雨絲下來。

他們憂鬱着，憂鬱着，如喪家狗一般。

牛看着遠處蔚藍的天，搖着笨重的頭，也嘆着氣。

從牠們那永是掛着淚線的眼睛，牠們那疲乏的受傷的身體，以及牠們的主人對牠們日益加增的虐待，牠們知道旱災的不可避免的不幸。

老三的牛素來是村中最好的一條，身體龐大，角銳利，無論那條牛都不及牠車水的快，也沒有那個對於他的牛選擇食料有老三那樣精良。但是現在，老三的牛和其他的一般無二，遲鈍，懶怠，雖然食料還是和以前一樣。

因此老三時時的用棍棒打他的牛，想打去牠身上的病症，可是他越打越恨，他越恨。他的牛原是那樣的。

酷熱的太陽，不雨的天，主人的性急，把牛的一切精力都耗去了。亦是農夫們說的「拖疲了」的意思。

農夫們都嘆息着老三的損失，尤其在車水如此緊急的時候。

「你怎麼把牠弄到這樣子？難得的好牛，呵！」

老三受到良心上的責備，一到晚上，不願自己疲倦到要死，用清涼的水洗刷他的牛，去掉牠身上每一點骯髒，捉掉牠身上每一個蚤子，並用掃帚替牠撲滅蚊虻，然後薰起悠悠的蚊煙堆，以上好的加料拌好草，放在牠的面前。牛會抬起頭來，向牠的主人溫和的看了幾下，眼睛裏滴下淚珠來，吃了幾口草就搖頭不吃了。老三立刻捧住牛的雙頰，安慰地說：

「我的寶貝，怎麼了？草澀嗎？」

牛是有人性的，搖搖尾巴，表示心中無限的苦痛。老三不禁哭了起來。

「寶貝，你吃吧。天不久就要下雨，那時儘你休息，直到你高興為止。」

老三的老婆和他的兒子走上前來，撫摩了牛一會兒，並且用種種的方法，鬥起牛的興味，讓牠飽一飽肚子。

在這樣的時候，牛便是老三一家人的親

切的朋友。

可是第二天車水，老三又忘記了昨晚的情形了。他命令在上斷的根大拚命用粗長的鞭子抽他的牛。牛不動，牠的身上流血。根大嚇得不敢再抽。老三大怒，由下斷跳上來，拾起一根扁担，用勁在牛背上擊了幾下，牛悲嚎了一聲，又只好遲鈍地走起來。

休息的時候，牛聞一聞草，無味的苦痛的一口也不吃，只是仰起頭，看着渺茫的天際。

老三愁慮地立起來，用長草一把一把的塞在牛的嘴裏。牛勉強吞了幾口。牠的胃老是縮小着。

牛一到河裏，再要把牠牽上來就不容易。牠拚命強着鼻子，把繩強斷了，便向河對岸游。老三在河裏東追西追，最後捉住牠的鼻子，牽上來一頓好打。牛似乎情願挨打，一動不動，只要能夠多給牠休息一會。

牛和受了公婆的氣的媳婦一樣，不吃，也不做，這樣的和牠的主人不合作。

牛一天一天的瘦弱下來，水一天一天的車不到，老三也一天一天的更加憂鬱。

有時老三很痛心的顧惜他的牛，便從床下掘起多年貯藏的供根大將來娶媳婦用的白洋，叫打水機打一普水，讓牛修養修養。

「打水了，不要你動了，你去儘量的休息罷。」老三靠近牛的耳邊大聲的說。

牛毫無感情地呆着，總是看着天際倏忽的變化。

老三想着牛也許要潛逃，便換了一根新牛繩，吩咐根大牽到河沿去啃草。

牛見到青草却高興起來，一口一口的吞嚥着。根大騎在牠的背上，唱歌給牠聽。這時的生活像個小姑娘，身體活潑了，尾巴搖擺了，深黑的大眼睛裏，浮漾着微笑。牠舐着根大的手，靜聽着他的話。

「你這個畜牲，現在怎麼這樣快樂了？車水的時候，你爲什麼那樣的哭呢？……你有老婆嗎？……你原來生在什麼地方？說呵。」根大捧起牛的頭。

「唔唔……」牛好像回答着。

根大是很聰明的孩子。他研究着牛不肯車水是由不肯吃草的原故，但牠又爲什麼不肯吃草呢？

「哦哦……一定要給活東西牠吞下去……」

他記起別的孩子告訴他的話。他跳下牛背，捉了一隻田雞，用青草包了，張開牛的嘴，塞在牠的喉嚨裏。有一會他真以爲牠吞了田雞了，不禁手舞足蹈，嘴裏哼着山歌。可是牛的喉嚨骨動了幾下，吐出那一包草，田雞拍嗝一聲跳進河裏去，他跑到牛的面前，舉起小拳頭，在牠的左頰上接連捶了幾下。

「倒剝！倒剝！給暈你吃你都不吃！」

「唔唔……」牛又這樣的回答着。

對岸有條正在休息的雌牛，向着這邊呆視。根大拚命牽住他的牛，不讓牠游河過去爬灰。牠身上的毛都豎了起來，四腳沓沓的跳着，嘴裏噴出嗚嗚的聲音。對岸的雌牛也嗚嗚的回應了幾聲。幾乎又要生事。

晚上，農夫們看見一條精神很好的牛由田埂上回來。

「呵呵，老三的牛又復活了，再車起水來，一定又是旋風般的！」

老三在自己的農場上笑嘻嘻的迎接牛，又是替牠洗刷，洗刷到毛發光彩。牛貪婪的吞着草，雖然飽得肛門口漏屎。

好久不見的幸福又回到老三一家人的心裏。

這樣地過了兩天。

第三天車水，起初牛似乎快了些，但一到下午，又回復到牠那老樣子。

老三氣上心來，加倍的打罵他的牛。

「息了，給你息癩了，倒剝！」

拍拍……。

太陽蒸散了雨，烘焦了禾。

老三的牛不動，車不到水。

他憂鬱着。

其實，老三的牛還是村中最好的一條。別的農夫的牛，不是腳底壞了，便是瘦得不

成樣子，大都用很高的價錢換了新牛。

然而老三的牛又不是怎樣了不得，牠一天不如一天。

終於悲慘的日子到來了。

那天天氣格外熱，沒有一絲風，水車篷如火坑。禾嘆着氣，牛喘着氣，農夫們哭傷着臉。

老三拚命車水。可是牛不動了，打死了也不動，最後打得牠倒在地上，四脚朝天，嘴裏噴着白沫。他又狠狠的打了幾下。

「死了吧，死了吧……」

忽然老三放下扁担，伏在牛身上痛哭起來。根大和他的娘也哭起來。

牛並沒有死，不久又爬了起來，只是流着淚。

老三把牠扣在樹陰下，讓牠在那裏休息。

他催打水機打水，機沒有，只好僱別處因田荒而流浪來的賤價工人，上下斷完全用人工車水。

當晚牛發熱病，渾身發抖，眼睛無神，一些草也不吃，鼻孔裏時時呼出難聞的酸氣。

老三急得不得了，連忙到鎮上把牛醫請下來。

牛醫是個老頭子，戴着副眼鏡，看他的表情，正像個魔術士。

他向主人討了酒菜吃後，便到農場看牛法。

他從牛的頭，仔細的看到尾巴。在煤油燈暗淡的閃光下，牛身上顯出許多紅紫的傷痕。

「你這樣的打牠？不行的，這樣熱的天，你把牠打出病來了。」他撫摩着傷痕，又說，「你看，牠這軟弱的樣子，很危險，說不定要倒。總之，牠的病很重，恐怕——」

老三着急，插口說道：

「你替我給牠打幾針吧，不論它是好壞！」

「那末，打二十針——一毛錢一針，怎樣？」

「呵，二十針，兩塊錢——我給你一塊半吧，我們橫豎將來還有生意的。」

「這樣吧，不要你爭我爭，客氣的一塊八，如何？」

「好，就這樣。」老三決定地說。

牛醫的老於世故的狡猾的態度，使老三受了很大的損失。

於是牛醫由袋裏拿出一支釘和一把小鐵錘來。他摸摸牛的堅硬的皮，找個適當的地方，把釘子釘下去。二十針分佈了牛的全身。牛一動也不動，好像不覺得疼痛似的。可是老三和根大却捏了一把汗，害怕着牛會被釘死。

事情完了。老三的老婆端出一碗蛋湯來給牛醫，牛醫把它吃的精光。然後老三挖出一塊八毛錢，用紅紙包着，很客氣的送給牛醫。牛醫便滿載而去了。

牛躺在地上，打着深呼吸。

老三不安地徘徊着。

半夜裏，老三在夢裏聽見牛在槽裏嗚嗚的叫喚。他立刻起身，燃着煤油燈，看見槽裏一雙深黑的大的閃爍着淚光的眼睛。他用手抹了牛的眼淚，牠的頭倒在他的身上，他覺得他身上熱烘烘的。他第一次感到他的牛竟有和人一樣的感情。他哭了。

「寶貝，我害了你了，我的娃娃！」

他用豆餅沖了些水，給牛喝了幾口。

他再要睡覺，再也睡不着。

次日，他命根大整天服侍牛，牽牠到田野走走，樹陰下息息。牠似乎好了些。

那天夜裏老三又起來，點起燈，照見牛在槽裏睡得很安靜。牠的身體貼近牆壁，牠的頭端正地放在前肢上，牠的鼻子噴出一種安謐的柔和的然而溫熱的呼吸。

當老三動身走出槽時，他的響聲擾醒了牛。牠睜開朦朧的深沈的眼睛，向牠的主人愛戀地看着，再不懷着一點不高興和怨恨。這種情形正如老三的老婆害病時的一樣。

「願菩薩保佑牠……」老三心裏祈禱着。

他一到床上就呼吸地睡去。他夢見他的牛在田野裏飛奔，鬥敗了別的牛，車起水來，缺口裏水如潮水似的擁着。

又過了兩天，牛稍稍回復了原狀，可是老三不得不硬着心腸又要令牠車水了。

在牛病的幾天內，老三把所有積蓄的錢都化費在僱工方面，他心痛得很。

可憐的牛一到水車上，就如走進牢獄，渾身的肌肉都顫抖起來，眼睛發了可怕的紫，草一口也不嘗，這不免引起一陣熟悉的鞭撻。

牛究竟是畜牲，無論怎樣鞭撻，總不會人般的哀求，牠祇是把身子一橫，讓鞭子如雨似的落下來。

老三後來知道鞭撻是無用的，一切的無勁與疾病都是由於不吃草，這他要想法醫治的。

晚上，隔壁的鍋子走來給牛洗口。

他張開牛的嘴，用右手掌橫在牛的頸上。牛的黏着吐沫的膩膩的舌頭，儘是砥着他的手臂。他的左手把大蒜，葱，和鹽混合的東西，不斷地在牛的喉嚨邊洗刷。這樣半點鐘後，又把酒汁一碗一碗的灌進牛的胃裏去。牛打着惡心。最後讓牛仰在地上，給牠個好睡。

次日清晨，牛雖然吃了些草，但下午又照樣的不吃。

老三深深的憂慮起來，額上顯著的劃了一條溝痕。他差不多相信，酷熱的太陽，不雨的天，烘焦的禾，都是由於牛不吃草的原因。

「唉唉，一條好牛，竟落得這個樣子！」他嘆氣。

村上唸佛求雨，他令他的老婆也給牛唸佛。

菩薩並沒有救了他的牛。

有一天，一個牛販子到村裏來用高價要買他的牛。他搖搖頭。

「我的牛無論怎樣也賣不得，只要牠有力量，天旱年歲，四十畝田瀉瀉意來得及！」

「就是因為牠現在不中用了，我要買牠呵。」

「只要天下三兩寸雨，讓牠休息六七天，豈不是又是條好牛？我無論如何不賣！」

牛販子失望的走了。

日子來得更是可怕，天仍是不下雨，牛仍是衰弱下去，禾乾得一天焦似一天。

老三的恐懼至於最高點了。

他天還沒有亮就把牛牽到鎮上去。他本想買條新牛，過了忙再將牠賣出去，可是他沒有錢，並且牛價現在漲得可怕的高。在牛場上，他仔細的看了許多牛，然而沒有一條能及得上他的那麼高大，可愛，雖然現在瘦



弱着。有一條肥壯的牛，他有些合意，但要和自己的對換，却要貼牛販子二十五塊錢。他的舌頭伸出來，好久不能縮回去。他又只好把他的牛牽回來。

他是硬着心腸去賣牛的，他不給他的老婆，孩子，和其他的人知道，恐怕他們悲哭而阻止這事。他那夜一直沒有好睡，計算着決不定的賣牛的事。他聽着黑暗裏牛的抑鬱的響聲，不知流了多少眼淚。當他的老婆和孩子早晨不見了他和牛，便知道他到鎮上幹的事了，不免都啜泣着，飯一口不進，禾不去看，只等着他的回來。茅屋裏充滿了沉重的悶塞的憂愁，正好像死了一個人似的。真的，七、八年隨伴的牛和骨肉沒有兩樣。

老三賣牛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村。

「呵呵，老三把他絕好的牛賣了，可惜！可惜！」他們驚奇着。

晚上，老三帶着他原有的牛一同回來。他的老婆和孩子伏在牛背上只是喊「寶貝！」

「這是有人性的還債的牛，萬萬賣不得！」村上人都這麼說。

老三俯下頭。

以後兩天河裏的水被大西風括乾了，河底朝了天，無數的水車現在都變成了啞子。

旱荒到了真的頂點！

農夫們陷入了最深的憂慮之淵。

「呵呵，禾沒有收了呵！」

老年人嘆着氣。

「光緒卅年大旱，也沒有像這樣的旱，那時河底還有一些水！現在竟至於如此！」

災禍之神各處鳴着淒慘的聲音。

逃荒去！

上海去！

農夫們都準備着，選擇一條路走。

老三想再等幾天，說不定天會下一陣雨，把漸漸焦黃的禾復活轉來，雖然明知很少有希望。

接連來了幾個鎮上討債的，老三只有任牠們把家具拿光。

村長的家裏白天遭了劫，米搶得一粒不剩。

有一家人自己用毒藥自盡了。

誰家的牛被偷了，宰了。

老三聽見這一切可怕的變化，和他的老婆，孩子，牛，圍在一塊啜哭。

他不敢把牛牽出去，終日鎖牠在槽裏。

又有一個牛販子到他家來，用烟筒頭敲了敲他的牛，說願意用四十塊高價買下來。

「四十塊？我買來一百四十五塊。照現在牛價可以賣到二百塊。」

「現在連飯都沒有吃了，還要賣二百塊，誰要呢？」牛販子譏諷地說，「好，我息幾天再來，看你怎樣？」牛販子踏出門檻，加了這句。

老三愁眉不展，對他老婆說道：

「怎麼好呢？我們的牛，落得這樣的價錢，要買也不好買。」

痙攣的沈默統治了整個茅屋。

雨仍舊沒有下，禾看來沒有用了，村上人一天一天的稀少，飢餓與死亡刻刻的逼迫上來。

沒有菩薩。

老三一家忙着整理行裝，預備到上海去

牛在槽裏貪婪的吃着稻草，精神好得多。從牠那無限深邃無限渴望的大眼睛裏，老三看出又是做黃梅前的牠了。他不願離開牠，不願把牠送給一個蔦生的殘酷的牛販子手裏。他流淚了。

那個牛販子又走進這個死沈沈的茅屋。

「要搬家了？」

「是的。」老三低低的說。

「那末，牛好賣給我了吧。我給你二十五塊，還是很高的價錢呢。」

老三和他的老婆跳了起來。

「廿五塊？你那天不是說四十塊嗎？」

牛販子用手一擺，搔搔鬍子，吸着烟。

「是呵，那是已過了幾天了。每天有每天的價錢，再過幾天，說不定你的牛一錢也不值呢。」

沈寂了幾分鐘。

老三沈思着。

「你給我三十塊吧！」他幾乎悲哭地說。

「這樣，我給你二十八塊，不多不少，於你我都方便。」

牛販子拿出錢來，遞給老三，他默默地接着。

老三的老婆和孩子在哭泣。

牛販子踏進牛槽。牛看見蔦生人，嗚嗚地叫起來，用銳利的角撞他。牛販子抽出鞭子來，劈劈拍拍一陣下馬威，牛一陣奔跳。

牛販子並沒有壓服反抗的牛。

還是老三把牛繩解開來。牛的嘴吻住他的手，依依地。他一面撫摩牠，一面指着牛販子道：

「你好好跟他去吧，我不能養活你……」他嗚咽着。

「嗚嗚……」牛好像反抗着。

牛死也不肯走出槽，如果牛販子不藏起來。牠彷彿知道牛販子會給牠不幸。

牛被騙到農場上，又吃了牛販子一陣鞭子。

「請你不要這樣的打牠，我們實在難過得很！」老三的老婆哀求着。

根大拖住牛尾巴喊道：

「爸爸，我不讓牠走，你把錢退還了吧！」

牛又沈痛地叫了幾聲。

老三一家人哭泣着。

於是隨着鞭子聲，牛消失於遠處的田野裏。

太陽還是那般酷熱，天還是不下雨，禾焦成如一片黃灰，水車篷裏看不見一條牛。

旱荒到了頂點。

第二天，老三的家裏空洞洞的了，只有牛槽裏還噴出濃厚的牛糞的臭味，凝固着茅屋裏回憶似的沈默。五，八，一九五六。

## 大 刑

## 白 路

傍晚，一絲從鐵窗斜射進來的陽光又從鐵窗移回出去，小小的囚籠漸漸沉沒在暗黑的包圍中。六點鐘電燈亮了，光紅黃而慘淡，像墓道裏的靈燈，更增加了監房的淒寂與穆靜。喜歡喧鬧說笑的王阿桃也挺直身子死去似的躺睡了。我本來不慣早眠，沒有到十點鐘，兩眼皮不會合得籠。除我外還有陸野田也默坐着。他是七天前被押進這鐵門的，頭額高過鼻尖，似乎把鼻梁壓折斷了，眼睛擠成一線。一開口便他媽，你媽的亂罵。一瞥眼誰都會印象着他是個粗野誠樸的老實漢子。入監七天了，但沒有人詳確的知道他犯了什麼罪，官司要吃幾年。

同房的有時間他：「野田，你究竟是盜還是匪？怎的會被抓進牢裏來？」

「盜！盜你媽！」他必定這樣怒吼：「老子仗自個兒廿四根肋骨吃飯活命，餓了也得空着肚子叫痛，亡八蛋白落得人家一個子兒，白吃人家一粒飯米。媽的！老子是盜，誰不是盜？」

「那末，你的罪名呢？坐牢吃黃米，也必得有個官司頭銜。」

「罪嗎？他媽，老子不知道，我聽不懂官腔官調，那臭烏官呼三喝說些甚麼，老子

莫名其妙。沒有罪名，只有刑罰！」

「接到判決書沒有？」

「什麼判決書？也許有的。那狗養的烏官說等幾天發落！發落也許是判決。」

於是野田每天焦燥地等候發落，盼望着決定他命運的一紙判決書。

七天了，他刻刻註視着那鐵門上的圓孔，然而看守每經鐵門走過時，老是不送進關於他的文件，或傳達一點消息。人家同樣是坐監曬硬地板，然而也很安定，一年的定心一年，三年的三年，無期的索性把監房看作永久的家，最後的歸宿。但他，心情中佔據着一個可怕的問號，有期無期？長期短期？生還是死？今晚他依舊獨個兒坐着，緊張地注望着圓孔。

七時許，一陣皮鞋聲得得的從監弄裏走近來，他急切的傾聽着，眼光釘着圓孔。看守走到我們九號房的鐵門前，叫聲陸野田領判決書，從圓孔送進一張折疊着的文件。野田立刻站起來前去領接。他把判決書鋪展開來，細細地瞧着，幾乎把每個字的一筆一劃全部審視過了，可是沒有一個字認識，黑的字痕，紅的印痕中他瞧不出他的命運。於是，他很恭敬的把判決書拿給我問：

「先生，那上面說些什麼？請告訴我！怎樣判決的啦？」

他注視着我的嘴唇，一秒不能等待的聽我回答。面容上露出異樣的神情，一半是欣喜，欣喜這盼望了多天的一紙導引他脫離人間活地獄。一半是憂懼，憂懼這一紙黑字紅印決定了他慘痛絕望的命運，三年，十年，無期，甚至於死。

我接過他的判決書，沒有細看，第一刺進我眼簾的是填寫得格外粗大而蓋上一個大紅方印的「大刑」兩字。「唔！大刑！」我心坎上似乎打下一顆子彈，突地一震，嘴唇脛顫似的微微動了一動，然而像口吃，沒有吐出一半聲兒音來。

他滿臉緊張惶急，一綫的眼張得大大地，問：

「先生，怎樣？幾年哪？」

「咳，幾年！這活地獄裏也不再容許你佔有一角硬地板呀！」我心裏回答着。終於用勁鎮壓下心的跳動，把拿着判決書的兩手墊上被去抑住手指的微顫。勉強安祥地說出

「好，你的問題解決了。」

「怎麼解決，就即出監嗎？」他急問，臉上憂懼的神色減退了一半，腮兒上浮出一絲兒希望的笑影。

「是！可即出監了，自由了！」我偷偷地瞟了一眼，急忙又把視移向牆洞中的電燈

去，避免他對於我不自然的面容注意。

「真嗎？」他又問：

「真……真的，這不是好玩的呀！」我不覺深恐他懷疑，又補充了這樣一句「本來連你自己也不明瞭犯了什麼罪呢！」同時把判決書交給他，囑他好好的藏起來，不要拿給人家隨便瞧。

「先生，謝謝你！」他很虔敬的感激我，好像救了他的性命。凹臉上顯着無限的喜悅，很興奮的坐在我被褥上，望着燈光微笑臉在笑，心也在笑，忙却了去睡覺。

我不敢再望他一眼，把上半截坐直的身子靠上牆壁，像犯了沒有被人發覺的瀾天大罪，茫然，默然，刀紋般的難過。

「先生，皇天終究還開着眼呵！不犯罪，決不會白吃官司。」他得意地對我說：「他媽！可是那頓刑罰終是白白挨過的了。那狗忘八兒賊老昏蛋把好人當起強盜來，媽的，老子記得。」

我不想再理睬他，然而憫憐他，不忍冷落他的此生再不可得的一頭高興，強裝着笑臉伴他閒談。

「天下儘多冤枉事，挨刑，吃官司……在官衙門裏本來是兒戲，你總算……總算是幸運啊！」我傷感地喟嘆着。跟着問：

「野子，你究爲了怎麼會事，險些兒性命都斷送掉。」

「先生，這是兩個月前的事哪。我做過本地張大戶家的傭工，流一身汗，吃一碗飯。後來我耐不過那老忘八的烏氣，丟落了那隻給豬狗吃的飯碗，自個兒種租田活命，一家五口子還得有一口粥湯兒喝。咱們下殘的坯子只怪祖宗不積點兒陰德，命根子裏判定要吃苦。老子並不喊冤枉，更不夢想發大財，這一副硬筋骨沒有僵掉，總不至於餓死。」他越說：越氣憤，剛纔的欣喜全給怒恨淹蓋盡了。

「種租田活命，怎麼會牽累到盜案呢？」

「不是我說過是兩月前的事嗎？」

「怎麼的？」

「你城裏人也許不會明白的吧。近年來，大水，大旱，鄉下人的血汗差不多要熬乾了。老年的吃不飽，衣不煖，等待着見閻王訴苦，年輕的壯漢子怎保得定都像我那樣拚着命，不丟臉犯法，做匪做盜的多得很哪！張大戶是我們那鄉頂有錢的財主，人家都稱他做「壯狗」。兩月前吃慣人血汗的「壯狗」也被人吃了，張大戶遭了盜劫，兒子給強盜的洋炮打死了。」

「我做過他的傭工，那老昏蛋也許有氣無處出，以為我和他有什麼兇讎宿怨，報告衙門裏說我「通盜」，老子做夢也想不到有這飛來橫禍，被老總們抓了去。他媽媽的，天曉得，老子真做盜，不會賊腿逃跑嗎？還守

在茅屋子裏挺拿。」

「抓去怎樣呀？」

「先生，你也坐監的，他許嘗過這滋味吧！那忘八烏官撓起挺硬的八字鬚要我承認是盜，我不懂得官場裏有什麼花樣，也聽不清他們的官話，只搖頭不認。沒有等我告訴個分曉，但聽得大喝一聲「打」，幾個老總剝去我衣服只剩一條貼肉的短褲子，把我綁上一根柱子，麻繩抽得緊緊的擠入皮肉裏。一刻兒，木棍暴雨點一樣打在背上，屁股上，腿肚上，皮肉跟棍頭開起花來。痛得要命哪！然而我不是盜，還是搖頭。又喝一聲撲。從柱子放下，張開兩手綁在一根很粗的槓棒上，跪了兩膝。小腿上壓着一條木桿子，四個老總左右分開，兩個踏定了木桿子，兩個扛着緊綁兩手的槓棒，把活活的人當做橡皮管，一上一下的用力抽動，全身筋骨都要給拉斷了，押呀抽的，人活活痛死了。停了，我從割心的劇痛裏醒過來。聽得『招呵』味兒還不夠嘗嗎？」大概是烏官的聲音。」

「我不知道招了怎樣，不招怎樣。頭也不搖了，倒在地上哀求他們去問問那老忘八蛋。那烏官似乎震怒了，大聲說：『媽的！鄉下老真有股牛皮勁兒，倒很吃硬。中國貨不中用，給他嘗嘗外國滋味。』老總們又把我綁在一具漆得蠻漂亮的木架上。我已動彈不得，死狗一樣聽他們擺弄，然而皮帶還是

綁得要命的緊，怕要脫逃似的。一個老總兩手各拿一個像理髮店理電器磨面用的那東西，向我兩個乳尖頭上按下。呀！先生，立刻一陣說不明白怎樣苦楚的怪味兒流遍全身，不是麻，不是辣，也不是痛，皮肉却像撕得粉碎了。「嘩呀」，一聲絕命的慘叫，頓時暈去了。」

「不知怎的又被弄醒過來，耳邊依舊模糊地聽得：『怎樣？招嗎！』我沒有氣力說話，只點了點頭。於是就算停止了擺弄。在公安局拘留了幾天，幾次死去活來的身體漸漸復原了些。過了一次縣堂，就被押到這兒來。

「先生，皮骨到此刻還是疼痛着呢！現在，好出去了，可是人還有用嗎？租田荒着，出去，吃的在那兒哪？一家五口子，依什麼挨過苦日子？」他說罷，方纔閃動過笑影的眼睛裏包滿了晶晶的淚水。

「出去總還有路走，只要剩有一口氣，希望決不會完全斷絕。你總是幸運的呵！」我心裏想這樣安慰他，然而「大刑」二字緊鎖了我的嘴吧。滿懷給「打」，「揍」，「刑」，「死」等慘痛的概念充佔着。用力呼了一口很深長的氣，但沒有減少半分兒窒苦。野田也悽然沉默，大概他打算着出獄後的計劃。他看我樣子很疲倦，就回到自己的臥位上躺去。

我也躺下，他們都熟睡了，彼此的嘖聲一起一伏的應和着，每個切望着自由的被難者的心弦也必定共感着吧。我專心聽着心跳的節奏催促自己快些眠去。然而一闔眼，赫然的「大刑」兩個字影，襯托着一個樸實悽苦而凹瘦的面影，可怕的晃動着，不是我自己判了「大刑」，怕什麼呢？然而今兒不是只有我深感到這兩字的死的意義嗎？大刑！大刑不是生命跟槍九子作最後的歸宿嗎？是的，我欺騙了他，他正在做回家見妻母兒子的美夢呢！是的，我不應欺騙他，可是這一夜僅有的希望出獄自由的美夢都不許他消受嗎！

第二天早晨，大家都已抓起地板來了，忽然一陣激揚的軍號聲，由遠而近，漸進入禁院大門。同時我們九號房的鐵門開了。一個看守伴着兩個警士。出現在門外。看守叫着：

「三百三十號陸野田出監！」

野田欣然走出，回頭微笑地向我們行禮作別。鐵門隨即鎖上了。王阿桃又喜又憤地問：「老陸真的出監嗎？媽的！老子呢！七年！」大家默然，對於阿桃的問話不作什麼反應，我却不自禁的搖了搖頭。

停一會，幾聲吆喝從院門口很清楚地傳來。號聲又慘厲的激揚起來，漸漸自院門口向城東門遠去。

## 英 雄 的 日 記

甘 木

××這些『小子』居然也爬上了臺，這完全是×××和他們妥協的緣故，那還了得！

他們一定有作用，×，在代表會上是最活動的一個，×，在糾察隊裏鬼鬼祟祟的，×，也有幾分可疑，不然，爲什麼儘同 Fresh-men在聯絡呢？

可是，憑良心說，這些小子們可還有幾分骨氣，不像他們一味地去出風頭，吊女人的膀子！爲了要出風頭玩女人而和小子們去聯絡，那簡直是出賣。

可是，反動終是反動，非肅清不可。

開代表會時候，什麼人講什麼話，都清楚了，要繼續偵查。

學校裏太胆小，怕鬧風潮，媽的，抓了他們這些小子又怎樣？

××那騷東西也在活動『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要打她幾個耳光纔痛快，要組織這個，要組織那個，無非想去找野男人。

要改選了，得把票子集中一下。

明天開大會，已佈置好了，能完全抓過來就能，抓不過來根本解牠散。

今天又發現了一個新小子，他竟敢和老子搗蛋。怪只怪老×們，爲什麼教我一個人說話啦？其實時機已很好了，正當着罷課通不過的當口，我便起來質問主席——媽的，那專門出賣人格的傢伙！——：『昨天是誰說話說得最激烈的，爲什麼現在不作聲了，那漢奸！』媽媽的，這漢奸兩個字多罵得響亮啦！

可是，我旁邊竟伸去一隻拳頭來，在我面前一幌，道：『您敢！打死你，你這漢奸！』他也罵我漢奸！

計劃根本失敗了，老×真不行！

那小子要給他點生活吃吃才行，竟不認識我了！

雪下得很大，代表會要開到晚上二點鐘，媽的！瘋狂了！

老×被我罵了一頓，他說我專門對他出氣，也罷，以後人家弄好點吧。

媽的，他還在看那些邪書，我對他說過的：『我反對這些書我便根本不去看她，牠是有毒的，多看了不使你動搖嗎？』媽媽的，他回答得也有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只要自己立足立得穩，怕烏？』可是他總不好，太 Romantic 了，想女人，老子，就

好，一本唐詩三百詩和一本孫武子兵法就夠了；潭家那裏呢？她很賢惠，寫信稱我夫子，就很夠了。一個老婆只要識幾個字寫寫信記記賬就行，為老公打扮打扮是必需的，為許多人打扮就等於在賣淫，絕對，絕對不許可！』

今天不行，記日記記出這些來了。

代表會裏打了架了，索性設法將牠倒臺了吧！

許多同學多申明退出救國會，成功了！

以後主張就當如此：『順者使存，逆者使亡！』

碰到×，這傢伙思想還好，有點志氣，我要介紹幾個朋友給他才好。可是他太胆小了。

『你性情太嫌孤僻了，應該多參加點課外活動。』

『不，他們多是有作用的。』

『你太胆小了，像我老×，你看，會有作用嗎？而我却參加了許多團體。』

『你比我強！』

媽的，自己承認弱，真嘔人！

×××這傢伙在賣表妹，據聞又要用她勾結×××了！媽的，那騷貨又不漂亮，一臉雀子斑，我正眼也不要瞧一瞧。

他又來和我談判合作，我提出條件：

一、幹事會要三個幹事，根本不許小子們上臺。

二、借擴大大校內工作之名把校內各種會社抓了過來。

三、共同對付過激份子。

他沒誠意，過分誇張小子們的勢力，我便老老實實地罵了他一頓。厚着臉，他走了。

小子們都分別監視起來，我在電話間攔聽了一個給×的電話，很輕脆的女人聲音：『是×嗎？不得了！聽說要抓人！你得當心，……』底下，也許她聽聽不對，『拍！』掛上了！

戒嚴令下了！小子們的名單送過去已生了效，也許會抓他們的。

救國會無形停頓了，×××狐狸尾巴已露出來了，許多人多在痛罵幹事，小子們也弄得一籌莫展。

『媽的！救國！每天夜裏開會開到一兩點鐘，男的女的圍着火爐吃花生米，調情，那是救國！』

『以後再受人利用的就是活王八！』

『宿舍裏已發現了反動傳單——哈哈！他們不知道是我們預先弄好的圈套，果然中計！——了，我們還能再讓他們胡鬧下去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要求復課—

『……………—

『……………—』

媽媽的！老子在旁邊冷笑！

×××們又在無事驚慌了，說小子們要暴動！敢！

據許多的報告，小子們果然在設法使救國會復活，這非把他們壓制下去不可。

×××們竟又高興起來，預備重新換一批人來幹，看你們的。

果然，笑話出來了。××系的那傢伙第一個便觸了霉頭，拿了本簽名簿請他們的同學簽名，便被一個湖南人打了一掌，被判為漢奸！

又我們系裏的×，被×××們策動了，也在想做系代表，一吃過午飯，便跑到我房間裏來探口風，我老實不客氣地便指桑罵槐地教訓了他一番：『媽媽的！你老×到底有道理！有眼光！真是位救國志士！像×××們，自己不成來，便把徒子徒孫弄出來一齊丟人，我真替他沒臉！』

小子們的活動很少效果，他們氣極，喊着要清除漢奸，並且聽說首先便要同我算賬，『英雄不吃眼前虧』，例要小心點。

吃了晚飯，出飯堂，一大堆的小子擠在走道上議論紛紛，一個小子竟故意撞到我身

上來，我沒有來得及讓，幾乎給他撞了一交，便氣了起來，罵他：『豬羅！帶眼睛吧？』他竟裝着醉向我做了一個鬼臉，道：『哦！原來是×先生，撞了你一下總不會被報告為反動份子吧？』媽的，我就報了你又咬我卵！

今天這日記是逃了出來寫的，『英雄不吃眼前虧！』

老×，可被捕了！媽的！活該！這時候就是你把那些書頂在頭上，跪在他們面前，承認你也是他們一樣，也還是被打呀！

原來小子們昨兒忽然有幾個人不見了，他們就嚷着是校裏漢奸所賣的，靠着人多，一早便擁到各樓來打人，我起身得力，抓了點要緊東西便逃到廚房後面，從狗洞中鑽出來了。老×可倒霉，大概要吃點生活了。倒霉！我的鋪蓋據說已完全被小子們燒掉了，裏面還有我渾家的照片！

老×不了解我們校裏的環境，竟大罵我不行，有口莫聲辯，我有什麼說的呢？

也好，你們這一打，就證明你們是暴徒，現在軍警已將他們包圍了，看你們有好結果！

至於我老×，下半年還怕沒學校，換過名字上××去，只要一介紹就行。聽說××地方更難幹，『英雄多自磨煉中得來』，預言幾個月後的××大學學生舞台上，又有一個新的角色出現了。

媽媽的！這不也是一齣戲！老子一切是滿不在乎！滿不在乎！

## 紀念瑪克沁·高爾基

莫洛托夫講  
吳 石譯

當「文壇之父」高爾基遺體在紅場由眾舉行火葬時，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最高當局致詞，在這篇演講裏有些「刺眼」的字句，但不管它的立場怎樣，總可表示蘇聯當局對於那巨人之無比的敬愛和正當的評價，所以把它譯出來，以資參考。

同志們，在今天我們和瑪克沁·高爾基告別的時候，每一個人，他的朋友和他的著作的無數讀者，都覺得他生命中的主要部分是永遠的逝去了。全世界千百萬人們都體驗着同樣的情緒，這是因為高爾基在我們的靈魂裏是這樣的深深的種了根，他是這樣的和我們接近，用了他文學上的天才，用了他對勞工們全心的愛，用了他爲人道解放的奮鬥，用了他莊嚴無比的一生，他給予同時代人們的是這樣多啊！

我們全都知道，爲了要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高爾基從少年時代起許多年來都飄苦奮鬥，想把自己從貧窮困苦中解放出來。在他的一生中好幾次不幸的命運將他降入生活的深淵，在那裏許多有天才的人們都曾死亡。爲了每日的麵包他不得不替大小資本家盡力的工作，他做過畫匠，麵包師，書記，碼頭腳夫，和每天勞作的傭工。

我們國裏的大作家，或任何國家的大作家，沒有一人像高爾基那樣的從個人直接經驗而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下層民衆』的生活，他們沒有一個像高爾基那樣深切的遭受過剝削者加諸工人的殘忍和侮辱，他們甚至沒有一人像高爾基那樣的看見過那樣多的被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強迫工役的重壓所壓倒的人們，他們也不像高爾基那樣的和他們聯繫，這種種都使高爾基對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不可和解的革命性的仇恨，而對於康敏主義的解放力量發生堅強的信心。

因此所有的工作者都視高爾基爲他們中的一員，爲分有他們生活和命運，並且幫助他們建造將來的人。因此我們國內和所有其他國內的工人都愛他並且將繼續的愛他。

高爾基深刻的寫出他那時代的人們中不會消滅的特性，他所敘述的人物將永遠存留在我們的心裏：資本家和逐利的人，荒鄙地方的無知而偏狹的小資產階級，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無用的寄生蟲，和其他革命前的俄國紳士們。這位大衆的作家，瑪克沁·高爾基，很透澈的觀

察了他們，在他的著作中顯示出剝削者及壓迫勞苦大眾者的社會性格。

同時，高爾基，這位大眾的偉大作家，也創造出拒絕接受資本主義的束縛和資本主義的污穢，酷愛自由，自我犧牲的人們高尚的品質。他顯示出我們偉大的勞工革命的人物，在這位富有創造力的人藝術家熱切的情感之下，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生動的。

這位偉大的作家瑪克沁·高爾基依了自己的途程走入為康敏主義而戰的行列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怒潮以前他就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已經將革命的旗幟擎揚起來了。

高爾基的偉大在於他偉大的精神，他與人們的接近，以及他欲使人類最大的遺產人道為人類服務的巨大無私的工作，這些都使他無條件的成為勞工的朋友，並且使他成為康敏主義勝利的努力之主要的啓發者。

對於我們國內勞動者所成就的每一個勝利他都到感喜悅，對於斯達漢諾夫的追隨者的勝利他也感到喜悅，對於婦女運動新的範典，對於農產的收穫和工人的生產，對於仇敵的奸詐和罪惡的暴露，對於我們自衛力的加強，特別是對於大眾文化的躍進，和文學藝術的發展，他都感到喜悅。

高爾基是個輝煌的語文大匠，他卓越的模範作品，向所有的其他作家，所有其他精於語文的人，指示出當一個字用來為爭取人類的幸福和人道的鬥爭服務時，以及牠深入每一個地方人們的心中時，牠是如何才能生動有力。

高爾基是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後裔，他卓越的才能，表現給人們，表現給勞工說：我們的民族，和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樣，是有着豐富的天才的。那種天才在從前只是偶然的發展到頂點，但牠現在享有一條通向成就，名聲和勝利的清晰的道路。

高爾基是勞工們無私的朋友，是為康敏主義的奮鬥之鼓勵者。

他是最好的人道主義的代表，那些人道主義者曾達到文化的最高峯，並且透澈深刻的了解關於人們幸福之人們的幻夢，是在無條件的大公無私的為了康敏主義的緣故而用他們的力量，並且在這兒找到最大的可能的滿足。關於這一件事，是不是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明呢？

高爾基之死是自從伊里奇死後我國最大的損失，人道主義整個的受了損傷。

我們的力量在於這些事實：就是蘇聯的人民，高爾基曾以整個的天才和偉大的心奉獻給他們的那些人民，已經站穩了脚步，已經準備發展牠驚人的力量和才幹，而且這樣，就可很勝利的把最好的人道主義之代表的希望和夢想實現。

## 我所見到的魯迅

郭 光

——在中央大學文藝研究會魯迅追悼會報告——

要在半點鐘之內講到這位偉大作家的各方面，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一個至可讚美的人，我們只能在內心裏膜拜他，在行動上追隨他，要用什麼言詞來表達那種讚美之情，真是很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對於魯迅正是這樣。我很恨我自己只是凌亂地讀了他大部分的譯著，沒有對他作有系統的整個的研究。然而在此刻我並不想「學院式」地對於他底生涯和作品，作詳細的敘述和闡發；只是就自己所想到的，對於我們偉大的死者做一番初步的估價。

我常常覺得：魯迅個人二十多年的文學生活，就是中國整個新文學運動底縮影。他自己底文學活動不但和中國整個的文學活動密切地聯繫着，而且是那裏面最光輝的一部分。中國新文學裏如果除掉魯迅，那所剩的將幾乎是「零」了。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果戈理，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契柯夫，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安斯退也夫斯基，而在國際上，魯迅是博得「中國的高爾基」的榮名。但是，我覺得那些比擬都只有部分的理由，是不足以說明魯迅的。固然，果戈理底「外套」是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嚆矢，中國有了魯迅底「吶喊」才有近代文學；魯迅在中國文壇上所盡的領導作用，正如高爾基在俄羅斯一樣；然而魯迅底文學活動是多方面的，他不僅作為中國的果戈理，高爾基……，而且執行了倍林斯基，倍斯巴洛夫的任務。在世界文壇上，我們找不到一個作家其對於祖國的供獻會像魯迅那樣大！

魯迅底一生，是一首崇高偉大的詩篇，是一首英勇悲壯的凱歌。他底脈搏，和中國民族底脈搏一致，和全世界前進人類共感交振。他始終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用寫實主義的手法，剝露出侵略者和壓迫者猙獰醜惡的面貌，描寫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卑怯愚昧的奴隸相，在我們內心裏喚起抗爭的熱情，使被壓迫被凌辱的人們渴求着解放。他底每篇作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這「反帝反封建」的特質，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了他底全部生涯和作品。——在文學革命時代，他底「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石；用卓越的實理和犀利的筆鋒，他給腐臭的封建文化以無情的打擊；時代進展了，他自己也進展了，從

奮的範圍裏走出來，傾導着中國文壇向新塗上邁進。在這裏面，他不斷地和惡傾向奮鬥，不斷地把文化種子移種到中國來；他不但成了中國文壇上惟一的導師，而且成了國際文化輸入中國的流管。他掃除了「文化上的復古主義」，掃除了「性靈幽默」，掃除了「第三種人」，掃除了虛偽的非民族主義的「××文學」，……；他翻譯魯那却爾斯基，果戈理，法捷耶夫……的作品；他介紹「木刻」，提倡「新文字」，贊助「世界語」，「魯迅」這兩個字，簡直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幟了！他始終是站在時代的最前線，「海燕」一樣地搏鬥着。在他身上，沒有一個細胞是妥協的。他像一隻鼓進着的破冰船，衝破了陰慘的冷森森的冰洋；他像一架巨大的播種機，在貧瘠的土地上播下了新種。

但是，假使我們只把魯迅當做個寫寫文章譯譯書的優秀作家，那是貶低了他的價值。在民族解放運動裏，他是一個最英勇最堅決的戰士。他是「中國民族有前途的保證」，他是「真理勝利的徵兆」。在他底光芒之下，無數的青年在不知不覺之間健全了起來，看明了自己應該努力的方向；在他底光芒之下，一班無恥之流不敢明目張胆地去作惡，感到衷心的愧惡。

就文藝製作上說，魯迅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就。本來，「典型製作」是文藝之最高的完成。魯迅所寫的「阿Q正傳」，很正確很精到地表現了二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的實況。他把中國人平常的部份加以控制，把特徵的部分加以誇張，結果製作出比客觀所有典型人物更爲典型的「阿Q」，在魯迅底筆下，「阿Q」是一幅卑怯愚昧的可笑的奴隸相，但在正文的背後，魯迅對「阿Q」實在抱着一種「矜持的憐憫」，且借這個可笑的奴隸相烘托出整個社會的黑暗。如果有人問：「阿Q時代過去了沒有」？那我將毫不懷疑地答：「沒有，我們現在到處都還看到那種阿Q相」。而且我相信：縱然日後「阿Q時代過去了」，阿Q正傳也會變成古典作品。「阿Q」會像莎士比亞所製作的「哈孟雷特」，歌德所製作的「浮士德」，雪勒所製作的「華倫斯太」，塞萬提斯所製作的「唐·吉訶德」，果戈理所製作的死魂靈「乞乞可夫」，屠格涅夫所製作的「羅亭」，高爾基所製作的「薩木金」，綏拉非莫維支所製作的「郭如鶴」，同樣的作爲典型而不朽下去。——魯迅底作品，有四分之三是雜感短評。而那種雜感短評，在實質上是「社會的論文」。鬥爭的形態尖銳化了，漫長的小說不是鬥爭的最好武器，在短兵相接的時候，雜感短評最適於論爭。魯迅之所以後來不寫小說而改寫雜感散文，不是他不能把握時代，而是實際要求使他不得不採用更有力的表現形態。他所寫的雜感短評，真像「投鎗的一擲」，一打就打中對方的要害，是批評文學之最高的發展。我們在

他底每篇雜感裏，都看到諷刺裏帶着博大的篤愛，談諧裏帶着嚴正，冷雋裏帶着溫暖。（無恥之流看了，也許是只感到刺骨的寒慄，）假使沒有一個偉大的人格和超越的卓見做「底子」，那樣的雜感短評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日本研究魯迅的專家佐藤春夫說得好：「魯迅是一個吸取了西方因素而又保持着東方特質的作家」。的確，魯迅在西方藝術理論中吸取了教訓，在西洋古典作品中吸取了寫作技巧。但是，當我們看他寫中國農村的作品，就恍如回到了江南的家園；當我們讀到他小說裏的對話，從那樸實生動的言語裏活現了各色各等中國人的面影。他底文體，也自成一格——很難摹擬的一格。正因為魯迅底作品有這種特性，所以能吸引這樣廣大的讀者羣。我敢講：直到現在為止，中國沒有一個比魯迅更「中國的」的作家，也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會比魯迅更受到國際上的歡迎。外國人若是要透過中國文學作品曉得一點中國民族底特質，那只有讀魯迅底東西。他是中國文學界的光榮，是世界文學上的一抹異彩。

從第一篇小說裏魯迅喊出「救救孩子」，他一生一世都在奉行着這句話。對於青年作家，他盡了指導和提攜的任務。他原諒青年的幼稚，叫青年「不要顧忌自己的缺點」（我相信每個青年聽到這句話都當感奮，是的，我們青年有許多缺點，但那種缺點不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缺點只有在前進的過程才能揚棄掉，因為顧忌缺點而不做，是根本錯誤的）。他自己底努力，都是為着「年青的一代」的人。他自己的希望，都是放在「年青的一代」的人身上。

正如愛倫堡底名言一樣：「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世界的人類早已分為兩個營壘了。魯迅始終是個做着莊嚴工作的戰士，是一隻在暴風雨中猛然搏鬥的「海燕」。他在學術上的造詣，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精深，很少人能夠企及，他自己就是一部偉大的著作，雖到了五十六歲的高齡，但他的努力確實使我這二十一歲的青年感到慚愧。直到病入膏肓，還是致力於寫作，致力於祖國的解放，我們想到他底努力，便有一種嚴肅的心情鞭策着自己。然而，一班以造謠中傷做職業的人，却任意的誣蔑他，說他怎樣怎樣。我雖和魯迅不相識，且和他沒有一面之雅，但我堅信他是和我們青年一樣的純正，不受頹使，不出賣自己，只是本着正義和人道，就自己所當做的去做。那些無恥者的誣蔑，不過是「吐涎唾天」，對於他本身的光輝是不能損害的。

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怕就是他那「視敵如仇」的鬥爭精神吧。他在給許廣平女士的信裏說：「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歷年來，他像急流裏的砥柱一樣，

不管敵人以怎樣巧妙的喬裝出現，他都毫不寬容地加以攻擊而使之粉碎。在魯迅攻擊的對象裏，我們不要只是看到陳源教授，新月派的花花公子，第三種人侍桁，曾經樹過「什麼革命之旗」的楊邨人……，而忘記了那班東西的「同類」，忘記了產生那班東西的社會背景。魯迅並不是對那一個特定的人有什麼仇恨，他只是把某一人當做一「同類」的代表，咬牙切齒地與之廝殺，剝露出那一社會層猙獰醜惡的面貌。他說：「叭兒狗非打入水中又從而打之不可」，為着使它們不能再作狺狺之吠，他連「落水狗」也還是要打的。——但是，假使那個只從魯迅那裏看到「恨」的一面，而看不到「愛」的一面，那他自己就是個該被「憎恨」的人！惟其因他對於自己的朋友有那樣深切的「愛情」，所以他對於自己的敵人才有那樣無比的「憎惡」。他說：「對敵人寬縱就是對朋友殘忍」，魯迅是最能分別友與敵的。有人譏他為紹興師爺刀筆吏，而他却說：「對於這些東西，我還欠尖刻！」

就如自然界的現象一樣，快落山的太陽最美麗可愛，魯迅底臨死之前也最可讚美。最近他對於組織文藝家愛國陣綫的意見和努力，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績業；那篇「答徐懋庸並論抗日統一陣綫」的萬言書，無論就內容，或就文字技巧上說，在他底全部雜感散文中都算最難得的。可是，正當中國文藝家愛國陣綫中論爭時期進到建設時期時，我們這偉大的指導者却與世長辭了！

如果我能夠，我要在他底墓誌上寫道：——賅博的學者，不朽的作家，正義的戰士，民族的靈魂。

他自己曾對許廣平女士說：「我好像是一隻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的確，他所貢獻給我們的不算少，而社會上對他是太菲薄了。魯迅的死，對於他自己可說是「無愧」。

在這一年多的短時間內，我們失去了巴比塞，失去了高爾基，又失去了魯迅！魯迅的死，更使我們感到一種切膚之痛。高爾基死後，魯迅曾經說：「高爾基的死，不僅是蘇聯的損失，而是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的損失」。現在我們也可以說：「魯迅的死，不僅是中國的損失，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應該黯然的」。紀德在高爾基的悼詞裏說：「他是屬於歷史上的人了，他底地位是在最偉大的人們中間的」。拿這兩句話來悼魯迅，也是很確當。可是就整個民族上講，這是怎麼也不能補償的損失。我們失去了一個導師，失去了一個人文界的太陽！要得補償，那只有把他底言詞化為我們的教訓，造出更多的像他那樣的作家。——

——他在遺囑裏叫我們「忘掉他，管自己的事」，而我們在「管自己的事」的時候，却不能不想到他。他所開闢的途徑，我們當遵循着勇敢地走去。

我真是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言語的表現力真太小了！我們今天紀念魯迅，不是用空洞的儀式，不是用悲酸的淚，而是要從今以後，更努力地學習他底精神，用他底理論來武裝我們自己，走完他所沒有走完的路。我們也不必空悲文壇的沒落，「歷史決不倒退，文壇是無須悲觀的。悲觀的由來，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關心於文壇，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沒落的營盤裏」。他這幾句遺言我們當緊緊地記着。前幾天郭沫若在東京的魯迅追悼會上說：「魯迅之前中國沒有魯迅，魯迅之後中國會有無數的魯迅」。只要照着他所指示方向去走，我們是無須悲觀的。

一九三六，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

## 拉脫維亞民歌

李培克斯作  
子曼譯

我把頭顱擲往田野，  
爲了保圍祖國。  
我寧願頭顱失却，  
但不願祖國亡喪。  
燃燒吧！燃燒吧，你雷神，  
燒毀那狄挪河上的橋樑，  
不容敵人侵進，  
我們的家鄉。

三君王的國土燃燒吧！  
弟兄們，如櫟木的健兒們，  
從這裏馳馬去，  
鋼刀在馬上鏘鏘。  
小兄弟，你走向那裏，  
我也跟到那裏；  
你揮起鋼刀的地方，  
我舉起花冠。

## 監獄

童勃洛斯基作  
子曼譯

哦，在那碧幽幽的樹林裏，  
有一座黑暗的監獄。  
在這監獄裏，囚着我年青的兄弟。  
在那裏他永不會知道，  
是否冬天或春天到了，  
永看不見光明的太陽，  
看不見它的升起和落下。  
我放一隻金戒指在那牆上。

如果我能在那裏開一個窗，  
如果我能在那裏開一個窗，  
使我那兄弟以爲看見了太陽。  
在那牆上我放一塊白白的雪，  
使他知道是冷冷的冬天；  
我放一朵鮮花，  
使他知道關於夏天的消息。



## 女 禍 章

## 理 汶

## (一)

中國人有一大惡習：誘過。

誘過的方法有二，其一爲「文飾」，將罪惡塗上油漆，包紮起來，不放入箱籠，却掛到東西城門上示衆，謚之曰：「德政」。

又有一法，雖然是罪惡，並不粉飾，也原封不動地掛出去，說：列位請看，此乃張王李趙之成績也，把那椿罪過輕輕巧巧引渡過去，還落得一付清白面孔。

史家筆法，一論到亂世，不說出那混亂的真相來，却舞弄一枝生花的妙筆，一曰「夫盛唐之衰，楊妃實致使之」，再曰「玉嬪亂於宮廷，而唐室中衰」於是就下個結論：「女人者禍水是也」。把明皇之流的罪惡，輕輕一掃，就讓那些作侍役奴婢的女人們去承當了，這是引渡罪過最巧的方法。

到了「世風日下」，國難當頭的今日，也是理所當然，應得把那罪首去查一查，結果很正當，無論什麼報紙，一律都用頭號大字，登載出「脂粉入口×百萬元」的新聞，好像中國將亡，只因女人塗脂抹粉之故。又有許多忠誠爲國的大人先生們，早罵一聲披髮鬼，晚咒一聲狐狸精，南也禁止男女挽手同行，北也提議禁止男女同泳，一片的「風化救國論」紛紛而起，祭奠「孤魂野鬼」的重陽未到，却已然「滿城風雨」了。

大凡主家破落，受氣最多的首先是奴僕，現代中國女人底地位所以還逗留奴役的階段，即此可見。

## (二)

他們底「三段論法」是這樣的——女人成爲禍水是因爲女人有才——使女人無才就有了「德」——有了德就不成爲禍水，就可以匡助天子黎庶復興國家。

作爲「德」的標準很多，通俗一點的有所謂：三腦，爲封建意識社會裏嫁女娶媳的標準這三腦就是：(A)田頭閻腦，(B)針頭線腦，(C)鍋頭灶腦。

這不但說一個女人應當「回到廚房」，而且必得坐在繡閣里拈花，每逢農忙，還要到田

里去插秧揚麥。

這本來已然是用舊了的規律，在目前有些地方已然行不通了的，所以新的士大夫們才變了一道花槍，光喊到一個重要的口號：「回到廚房里去」！

這意思很顯然，是說：女子不應當有才，即說有才吧，那才也只應限於如何生育兒女，如何治家，烹任縫衣之類。

距離真正的婦女解放——和男子同樣勇武地擔起社會任務來的標準還是很遠很遠的。

倘說女人還不能解放，還被奴役着的原因是由於作為婦女囚籠的家庭存在之故，我們便應當明瞭，當私有財產制有一天存在的時候，女人就只是奴役，婦女解放永只是春夜的幻夢，而新的三腦或新新三腦也將層出不窮的了。

我們一方面要爭取婦女求真正求智識的自由，一方面要努力去建設在私有財產的家庭制以外新的家庭環境！

### (三)

在封建社會里，女人的地位是『奴』和『妾』，女人自稱『我』的資格是沒有的，只好『奴如何如何……』地說下去。

即使到現在，女人在社會上仍然是從屬的，被榨取的人羣——在提起婚姻的時候，唯一的標準，不是漂亮，就是賢德。做工的時候，除了明星，花瓶以外，工資也比男子低一級，時間要長一些。

光明半月刊上有一篇報告文學『包身工』對這寫得很明白。我們現在且先來談談所謂『賢德』，那個『身份標準』。

有人說，做妻子賢德就是有治家的本領，上可以服侍翁姑，下可以撫養兒女；再：體貼丈夫，給他做生活。

古時候有名的賢夫妻是『舉案齊眉』中的那一對男女，他們最拿手的一套『賢』德原來不過是在吃飯的時候不忘『禮節』，所以叫人推想起來，在每時每刻大抵皆不忘禮節而已。所謂『禮』，自從周公以後，也老早就只剩了形式的，然而對於被壓迫的人羣，所謂『庶人』着，還是具有威權吧。准此推論，從『禮防』中間推演出來的『賢德』，雖說大抵可以『形式主義』一下，應應景就罷了，但事實上因為女人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就只好匍匐在『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賢德生活』下面，做了一世的奴才。這情形，說來簡單，其實是充滿

了血氣的一幅偉大的犧牲圖繪，在這種生活下面，不知道犧牲了多少有才能，有智慧女人的血汗和生命。

那時候的方法是如此的：首先從小教給你一個『賢德』的信念，使你富有奴性；然後叫你去實習做奴了，一方面『去呀去呀』的，拿『貞節坊』，『烈女旌表』來誘勸，一方面則：

『你不賢德嗎？好的！看傢伙！』

照公式，那傢伙是一把刀和一根繩，有時候用井。

朋友告訴我，在安徽有那樣兩種刑罰專用來治理女人的；其一是跪木籠，譯成法律文章：即無期徒刑，也就是：無期地跪刑在一個木籠中，至死而已。另一，是活埋，把裸體的人埋在污物的坑中，只留頭在外面，也讓她吃飯，也讓她呼吸，然而大抵不出三天，那人可以『自動地』死亡。

這類刑法是專用給『奸科女犯』的，原因是：不賢德。

也是照『他們』的邏輯說來：不賢德即不知禮防，即跡近禽獸，人而可以不如禽獸乎？曰：不可！然則，殺之！

骨子裏面的原因呢？那因為——你是我的奴僕，奴僕和禽獸一樣的，難道奴僕也可以『人道』嗎？笑話！

#### ( 四 )

舊社會對於女性的攻擊既然無微不至，受到壓抑和虐待的女人當然要有反抗的呼號，或者偏於情感的行動，對付這種行動，來一個『撻伐』，是『安內』。

方法很多的：或者是迎頭的『趕』，或者是暗下的『壓』，有時候則『誘』，這；，與犯法的誘有異，乃是用『社會地位』啦，『女界名人』啦之類的高帽子來蓋沒整個的人體。

有些婦女刊物，也擺出同情女人的面貌，其實這同情，有時候是『憐惜』，所站的地位，顯然是超越着『女界』的；有時候是『欺騙』，什麼女人的要務是為國家生育子女，安慰出征的勇士呀之類，也不管生下來的『子女』將來是拾垃圾或做漢奸，也不管出征的勇士是爲了內戰或抗敵，却給婦女們教導些炒荷包蛋做十字布的涎巾等等的女紅。

也是一些作者們，用了春夢一樣高妙的幻想，爲女人設身處地，代寫些『我的擇夫標準』之類文章，用來吸引一部份讀者不正的好奇心理，結果是真正女人看了酸鼻，因爲這類『標準』所寫大抵千篇一律，不外是『肩膀要闊』，『面孔漂亮』，『對妻子溫柔體貼』之類。

有時候就高明了，如同賣藝者拿出狗猴，招搖賺錢一樣，抬出一些養馴了的『女界聞人』來，現身說法；女人應當做規規矩矩的賢妻良母哪，應當辦救濟院哪……地說下去，一方面指着自己的胸脯，現出那股『看我』，『像我，才有今天的日子，你們學我，也就可以爬上像我這樣高尚的地位了。』的神氣，似乎聖經一樣賣弄着。然而這類方法的結果，却未必成功，因為黃鶯八哥的姿态是一看就明白，即使欺人一次也馬上就會拆穿西洋鏡的。

近來是國家多難，一切災禍都會移轉到女人頭上來的時候，勦捉之道漸漸盛行，但聲勢雖然浩大，力量却未必可怕，因為一種風氣的形成，不論好壞，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決不是用強制手段可以振轉。至於人為地造成一種空氣，用來攻擊別人，結果將暴露他自己的空虛，而趨於自滅，也正是馬上可以看到的報應吧！

### (五)

勦女派不只是『趕』，『趨』而已，爲了遮掩這等行爲的無聊，他們有御用的『學者』，『教授』們用卑拙的手段像泡麻油糝樣地泡製一種『勦女理論』，這些理論凡古今中外開倒車的時代各有花樣，巧妙不同。我們先來談談那些披着時髦外衣最容易騙人的花式。

有一種是從生理學出發的『女子無用論』，他們認爲女人有每月一次的月經期，這期間女子底活動力減低，因而影響到整個的工作效率；又說女人天賦有生產子女而加以養育的義務，故女人不能也不應從事於社會活動。

學者先生們大抵本身就是昂昂然的男性，所以總喜歡把女人描寫成荏弱不能經風吹雨打的嬌嫩動物。這原因，是出於一種自私而淺俗的心理，是不待女人也可以一看就應得訐發他底奸詐的。作這種機械的女子無用論的學者們往往不知道現社會居然也有每月有月經的女人們在工廠裏作着每日十二小時以上的苦工，這些工廠，從沒有給女工們以月經期的休息和減工。他們更不願睜開眼睛去看看現在中國封建家庭裏女人所做的超牛馬的日夜勞作，也並不因月經期而減低。

我們底耳朵已爲『母性』的各式理論嚮得發聾，然而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那一位先生們去談談『父性』，好像生孩子的事情畢竟是與『父』無關一樣，可是生下了孩子畢竟要給他一個爸爸的姓氏，在這裏，女人又是被屏棄的。

儼然作爲人的形狀具人的性格而存在的學者先生們首先就存了一個觀念要把『女人』描成一種『低能的人』，口頭上講說着女人的低能，實際上却讓女人做着比男子還困苦的工作

• 好去擺着面孔吃他底蛋炒飯。——

他們永不敢去正視一下新社會裏的婦女們如何熱烈地從事於建設的工作，因為她們沒有家庭，她們是社會底一份子，她們把養育子女的工作交還給社會而用合度的勞力來從事促進新社會進步的工作。

這種偉大而光明的新現象是他們夢想不到，因而不敢給以正視的。他們只好永遠戴烏黑的眼鏡，躲藏在陰暗的房子裏寫寫「剩女」的文章而已，而已。

阻撓社會改良的幽靈們哪，把渴血的嘴抬起來，懺悔你底罪惡吧！你們是一種「禍」，因為你們把你們底罪惡的毒，通過筆尖去麻醉千萬的人。

## 天 一 書 局

南 京 成 賢 街 六 十 二 號

經售各種書籍，文具用品，自來水筆，上等毛筆徽墨，信紙信封，各種稿紙，高等網球拍子，各貨定價，特別底廉，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 專 營

南 京 良 友 書 社

全 國 影 印 書 籍  
翻 印 各 科 西 書  
中 西 圖 書 雜 誌  
教 育 文 具 儀 器

地 址：四 牌 樓 五 三 號  
電 話：二 二 九 四 一 號

《 翻 印 西 書 醫 學 護 士 目 錄 》

承 索 即 奉

## 憶

何立煦

今晚八點鐘的專車，回南京去，老是盤住我的心頭。當我做每個動作時總得記起來琦在旁苦口的勸我：

『看哪！窗外的雨是不會停的，在這兒留着玩一天吧！』

『大伙兒走，不高興點嗎？況且……』

『你的性情還是如此固執。』

我今晚決心返京了，臨出門時找皮帶，原來是被小蓮藏起，好久琦才拿給我，在走下樓梯時，琦仍堅決地說：

『再玩一天吧！』

馬路上行人和車子擁擠極了，爲了去看全國運動會哪！我立在紅色汽車牌子下面，差不多整花了一個鐘點，仍沒有車子停下來，車箱裏都是擠滿著人，連停的功夫也沒有。

看着對面海關屋頂上的圓鐘，已指到七點了。

『慢慢交！阿有下的客人呢！』車上賣票的高聲喊著，用手攔住車門，我却被別人擠到車門前，衝了上去，有兩位太太在人叢裏叫喊，我却無法推開後面的人。

悠長的江灣路，紆迴在濃綠的樹林中，像一條蛇背，無數的車輛在上面爬行，濃厚

黑色的霧圍中滾著炫目的火球。

雨，剩得風尾來的幾滴，我的面頰緊貼著玻璃窗，讓冷颼颼的感覺，刺激當時起伏不定，紛亂的心緒。

愛國女校狹長的巷子，暗黃包的路燈，照着搬場汽車的車頂。同學們整齊的站著行李在脚前。

「怎麼？你來得太遲了！」虎熱烈地握緊我的手掌。

「詩冷呢！回來不？」

「他一直沒回來，走吧！我幫你捆行李。」

「我想明天走！等詩冷一道走。」

「不！走吧！動物學月考要緊。」

「太趕忙了，我不……」虎拖我上樓，草率地捲起行李，從晒台扔下草地。

虎佔住車接頭的空隙處，放好被褥。我們躺在上面確實舒服得很，可是窒息的空氣混著叫喊，歌唱聲自動的走進耳朵，擾動我更紛亂的心思，記著留在上海的詩冷。煩燥地不斷埋怨虎，不應強我回校。

大概是蘇州站吧！林木遮掩著美麗的所

在，陽光已能穿透沉重的雲堆，同學們爭著買零食吃。

「討厭車子像牛爬似的。」無疑又是諷刺虎。

「不是在北站，停到十二點才開車，已經快到了。」虎用著特具的聲調安慰我。

我打算到車子接頭處，看太陽在雲堆裏打滾。却早有一個人在那兒了。他是瘦削的臉，蒼白微帶黃色的皮膚，閃動著兩顆小而圓的眼睛。我記得上動物課時看過他。

「莫明昇，進來吧！」一個同學喊，他僅向車箱裏看了一眼。仍注視初升的太陽。風經過舞動的樹梢吹進來是猛然而有勁。

「你不怕冷嗎？」我不禁他一句，他微笑地點了下頭，風把他的話吹得聽不清楚，只剩些微弱的聲音。我走他的身邊說：

「你的家鄉（廣西）天氣好溫暖，這兒可不同呵！」

「這裏冬天會下雪吧！」

「對呀！下雪會把大自然打扮得更美麗的。」

「下雪的時候是好冷吧！」

「是的，你的普通話講得很不差，大概在外面讀了多年的書。」

「不：我們家鄉也有人說普通話呢！」

那時恰巧兩廣異動，我詢問他最近曾否收到家信，廣西的情形怎樣？後來又談到他家鄉的風俗。在一度談話後他微笑的面龐，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他病死的消息傳來，我的身體像冷雨洒在溫暖之頸子裏。重新翻開上面所寫的日記，兩顆圓小的眼珠，微笑的面龐，模糊的出現，而他，他到那裏去了……

雨，又在窗外洒著，我孤獨地面對一枝白色蠟炬，已快浸透它咖啡色的心。週遭同學們鼾聲像秋郊深夜的狼嗥，陰森而可怖。「死」抓牢我的心，我的呼吸，難道又是一夜無眠嗎？

## 編 後

編者

在這民族命運出入於生死邊界的現階段中，文藝必然要強調牠戰鬥的和教育的兩個主要特徵。小小的本刊也是在這個重大使命下誕生的呵！牠的力量雖然微薄，但誓願在文化陣地上充當艱苦奮鬥的一員。

這裏沒有素負盛名的作家可吸引崇拜名家的讀者。各篇內容自會得到讀者客觀的評價，用不着在這裏預先介紹。我們的技術或許幼稚相劣，然而沒有空泛無聊的一字一語，很樸實地反映着當前的時代姿態。我們熱誠地期待着文藝陣營中的戰友們給予批評指教。

本期爲了籌措經費，攔了好多時日，使陳烈先生的「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失去了時間性，不得不忍痛割愛，對於陳先生深深地表示歉憾。

下期以後擬特別擴充報告文學，牆頭文學諸欄，本會全人所手觸自見者有限，希望各地讀者幫助，時時賜稿，一千字左右的精幹短文，更所歡迎。

這是一枝文藝園地上初萌苗的嫩芽，讀者們，希望多多給予滋養與保護吧！

## 中大文藝研究會工作方案

(一) 討論會：每二週舉行一次，聘請導師出席領導，討論節目如下：

- a. 文壇動向報告——每次由輪流推定之二人報告國內外文壇情報。
- b. 專題研究——每次討論之專題須於上次討論會中通過，始得提出討論，討論時由會員輪流發表意見。
- c. 作家研究。
- d. 文藝生活報告——各會員自動報告最近之文藝生活及未來之計劃，供互相砥礪參考。
- e. 創作批判——包括會員創作腹稿之報告與討論，原稿之朗誦並共同修正補充。
- f. 書報介紹及批評——由會員輪流報告其讀書心得並互相介紹新穎書報。

(二) 書報流通：由研究股負責登記會員書報，編成目錄，供本會會員借閱，借期以二星期為限。

(三) 出版刊物：本會每月發行文藝刊物一次，其徵稿，編印，發行，經費等事宜，由編輯委員會會同事務股辦理之。

(四) 演講會：本會研究股每月聘請專家演講一次，時期與講題臨時由研究股公布之。

(五) 本會舉行討論會與演講會時，非會員得自由參加。



減低定價一月  
徵求基本定戶二千戶

親愛的讀者們：

我們辦這個刊物都是愛好文藝的友好們自己掏腰包節衣縮食來付印的，我們一方面想使這份刊物更外充實可愛起來，一方面想和讀者取得緊密的合作，打破書頁的中飽吞噬的鬼魅技倆，所以發起徵求二千個直接定閱的基本定戶。

我們希望本來想零買零看的朋友，可以因為直接預定而減少負擔；同時我們却可以把讀者熱誠寄交的定費來改良這份刊物的外觀和內容，這種合作的效果一定如我們希望地完滿的！

基本定戶定閱全年只需六角

(郵費在內) 半年只需三角

(以直接向本會定閱為限)

二月十五日截止！

△ 投稿簡章 ▷

- (一) 凡本刊所有各欄一律歡迎會員及會外人士投稿
- (二) 來稿以不過五千字為度。
- (三) 稿末請附註作者姓名及住址，並聲明是否本會會員。
- (四) 發表稿件編者不任意增刪，但必要時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 來稿經本刊登載之後，版權仍為著作人保留。並以本刊為酬。
- (六) 來稿如得作者允許可提交討論會共同賞鑒批評。
- (七) 本會會員應負責為本刊經常撰述。
- (八) 來稿請寄南京中央大學新宿舍二八七號信箱文藝研究會收。

◁ 廣告價目 ▷ (生活文學(創刊號)) ▷ 定 價 ▷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底 封 面	\$50.00	\$26.00
正 文 中	\$15.00	\$8.00
長 期 面 議		

(售洋八分)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  
編輯及發行：  
中央大學文藝研究會  
(南京中央大學新宿舍信箱二八七號)  
代售處：上海，上海雜誌公司  
南京，中央書店

冊 數	全年12冊	半年6冊
國內日本	\$0.80	\$0.45
香港澳門	\$1.20	\$0.65
外 國	\$2.00	\$1.10
每 月 十 日 出 版 零 售 每 冊 八 分		